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海外藏书大系

下

广来整理

绿牡丹

清·二如亭主人 /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海外

藏書大系

●

廣東省

綠
林
集

海外藏书大系

绿牡丹（下）

〔清〕二如亭主人 广来
编 整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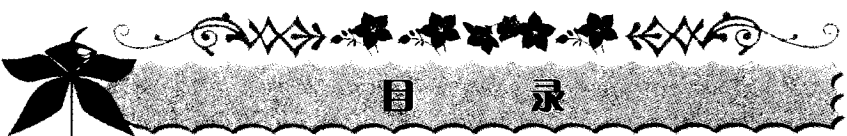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十一回 | 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 | (221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| (227) |
| 第三十三回 | 长江行舟认义女 | (234) |
| 第三十四回 | 龙潭后生哭假娘 | (240) |
| 第三十五回 | 鲍家翁婿授秘计 | (247) |
| 第三十六回 | 骆府主仆打擂台 | (253) |
| 第三十七回 |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| (259) |
| 第三十八回 |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| (265) |
| 第三十九回 | 父女擂台双取胜 | (273) |
| 第四十回 | 师徒下山报不平 | (280) |
| 第四十一回 | 离家避奸劝契友 | (287) |
| 第四十二回 | 惹祸逃灾遇世兄 | (294) |
| 第四十三回 | 胡金鞭开岭遇世弟 | (300) |
| 第四十四回 | 贺世赖歇店捉盟兄 | (308) |
| 第四十五回 | 军门府余千告状 | (315) |
| 第四十六回 | 龙潭庄董超捉人 | (323) |
| 第四十七回 |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| (328) |



目 录

- 
- 第四十八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(334)
- 第四十九回 鲍自安携眷迁北 (341)
- 第五十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(348)
- 第五十一回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(354)
-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千舍命救主人 (360)
-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(366)
- 第五十四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(373)
- 第五十五回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(379)
-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(385)
- 第五十七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(392)
-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诉衷情 (398)
- 第五十九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(404)
-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(410)
- 第六十一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(416)
- 第六十二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(422)
- 第六十三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(428)
-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(434)

第三十一回

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

却说嘉兴县吴老爷正吩咐人抬夹棍夹骆宏勋，余千跑上堂来，把用刑之人三拳两脚，打得东倒西歪，又将夹棍劈开，手持一棍，在堂上乱打。濮天鹏大喝一声：“尔等还不动手，等待何时？”任正千、骆宏勋并带来的十几个英雄，各持棍棒，乱打一番，濮天鹏兄弟只奔暖阁来擒问。吴老爷见事不好，抽身跑进宅门，将宅门关闭。众书班衙役人等，乖滑的见势凶恶，预先跑脱；恃强者还在堂上吆喝禁止，余者尽被余千五位英雄打得卧地而哼。濮天鹏恐再迟延，城门一闭，守城兵丁来捉，则不能安然回去，到家必受老岳的闷气，说道：“还不出城，等待何时？”大家听得，各持棍棒，打出头门，照北门大道而行。行至普济庵，将行李取出，棍棒抛弃，各持着自用的器械，奔北门行走。这些英



海外藏书大系

雄皆怒气冲天，似天神模样，那个还敢上前拦阻？一直出了北门，来到自己船上，令水手拔锚开船，上龙潭去了。

且说嘉兴县衙门中，众人去半日，有躲在班房中之人，听得堂上清静，惟有一片哼声，方才大胆走出房来，一看见众人已去，走至暖阁开了门，禀知凶人已去，请老爷出堂。吴老爷重整衣冠，复坐大堂道：“这些强徒往那里去了？”有人禀道：“方才出北门上船去了。”吴老爷道：“骆宏勋是扬州人，自然是仍回扬州。本县随后差人行文，赴扬州捉他未迟。其余人犯现在何处？速速齐来问供。”众衙役领命，往衙外齐人。堂上受伤之人过来禀道：“小的头已打破。”那个说：“小的肋骨踢折了。”吴老爷道：“每人赏银二两，回家调理。”发放受伤人毕，奸情人犯拘齐，吴老爷唤上修氏问道：“你若实说与骆宏勋几时通奸，本县自然开活与你；你若隐而不言，这番比不得先前了。你可速速招认，本县把罪归与骆宏勋一人，好行文去拿他，毫不难为你。”修氏道：“实与骆宏勋无私，叫小妇人怎肯相害？”吴老爷吩咐着实拶这奴才，又是一拶三收。修氏昏而复醒，到底无有口供。吴老爷自道：“若不审出口供，怎样行文拿人？修氏边拶几次，毫无招供，这便怎了？”又想道：“总在和尚身上追个口供罢了。”遂唤和

尚问道：“你庙中所寓一班恶人，其情事大，据本县看来，真是一伙大资。既在庙中歇息，你必知情：或奸情，或强盗。你说出一件，本县即开放与你；若不实说，仔细你两只狗腿！”和尚道：“实系昨日来庙，别事僧人不知。”吴老爷怒：“若不夹这秃囚，谅你不肯招出。”正是：

可怜佛家子，无故受非刑。

一收一问，和尚不改前供。吴老爷也无奈何，只得写了监贴，将和尚下监；修氏交官媒人管押；老梅令梅滔领去；私娃子用竹桶盛住寄了库，待行文捉拿骆宏勋再审。发放已毕，既今日哄堂之事难瞒府台太爷，命外班伺候，亲自上府衙面禀。

来至府前头门之外，下轿步行。宅内家丁投递手本，里边传出面见。吴老爷来至二堂，王伦命坐，问道：“何县禀见？”家丁回道：“嘉兴县在外伺候。”“传他进来。”吴老爷参见已毕，王伦命坐，问道：“贵县今来有何事讲？”吴老爷道：“卑职今日审一件奸情，奸夫骆宏勋，他一党有十数余人，大闹卑职法堂，将书役人等打得头青眼肿。卑职若不速避，亦被打坏，特禀公祖大人知道。”王伦听得“骆宏勋”三字，即打了一个寒噤，假作不知，问道：“骆宏勋那里人氏？”吴老爷道：“他是扬州人氏。”王伦道：“扬州离此不远，速行文书，



海外藏书大系

捉拿要紧。有了骆宏勋，余众则不难了。”吴老爷领命，一躬回衙，连忙差人赴扬，这且不提。

却说鲍自安在家同女儿闲谈道：“嘉兴去的人今晚明早也该回来了。”金花道：“等贺氏来时，女儿也看看他是何等人品，王伦因他就费了若干的精神。”鲍自安道：“临行我叫他们活捉回来，我还要审问审问，叫他二人零零受些罪，岂肯一刀诛之，便宜这奸夫淫妇么？”正谈之间，家人禀道：“濮姑爷一众回来了。”鲍自安道：“我知他们也该回来。”鲍金花兴头勃勃，随父前来观看贺氏，闪在屏门以后站立。鲍自安走出厅，问任、骆二位道：“辛苦，辛苦！”又问濮天鹏。遂将嘉兴北门湾船，借寓普济庵，“原意三更时分动手。不料左边人家姓梅，嫡侄强奸婢娘，骆大爷下去搭救，次日拘讯，硬证骆大爷为奸夫，欲加重刑，我等哄堂回来，未及捉奸夫淫妇。”鲍自安道：“这才算做好汉，若叫骆大爷受他一下刑法，令山东花老他日知之笑煞。似此等事，你多做几件，老夫总不贬你。只是有此哄堂一举，嘉兴诸事防护严了，一时难以再去，待宁静宁静，你再多带几个人同去走走罢了。”鲍金花在屏门后“哧”的一笑，说道：“自家怕事，倒会说旁人。”鲍自安道：“我怎么怕事？”金花道：“山东花叔叔不能二下定兴，捉杀奸淫，你笑他胆小。今日你因何不敢复下嘉兴，又说

甚么稍迟叫旁人再去？为你值钱，别人都是该死的？”鲍自安道：“这是连日劳碌了姑老爷的大驾了，姑奶奶心中就不欢喜。连你都笑起来了，明日花振芳越要笑话。拼着这老性命，明日就下嘉兴走走何妨？”

任、骆二位见他父女二人上气，忙解劝道：“日月甚么，何在一时？俟宁静宁静再去，方保万全。”鲍自安道：“二位大爷不知，我这姑奶奶自幼惯成的，今日这就是算得罪他了，有十日半月的咒骂，还不肯饶我哩。我在家中也难过，趁此下嘉兴走走，一则代任大爷报仇，二则躲躲姑奶奶。还少不得请二位大驾并余大叔同去玩玩。今番多带十来个听差的，连私娃一案人都带他来，我要审他的真情，那修氏到底有无奸夫？”任、骆二人并濮天鹏兄弟齐说道：“修氏连受三拶，总无口供，看这光景，真无奸夫。”鲍自安笑道：“骆大爷同濮天雕尚未完婚，小婿虽然成亲而未久，任大爷亦未经生育，故不深明此中之理。老夫一生生了十数余胎，只存小女一人，那有不夫可成孕者？我说众位不信，待把一众盗来，当面审与诸位看看。”对濮天鹏道：“烦姑老爷到后边多多拜上姑奶奶，将我出门应用之物，与我打起一个包裹，我明日就离他眼了。家内之事，拜托贤昆仲二位料理。我想嘉兴县既知骆大爷是扬州人，哄堂之后，必定是到扬州捕捉。你到江



海外藏书大系



边嘱咐摆江船上，凡遇嘉兴下文书者，一个莫要放过才好；倘若过去，扬州江都县必差人赴骆大爷府上捉人，惊吓了老太太，则我之过。”濮天鹏兄弟一一领命。鲍自安就叫两只大船装载，米面柴薪带足，听差百十人中拣选了二十个能手，各打包裹。今日之事提过。第二日清晨，大家上船，又往嘉兴。下文书之人，真一个不能过去。凡衙门之人出门，就带三分势利气象，船家不问他，他自家就添在脸上，自称道“下文书的”，使船家不敢问他讨船钱。那些船家听濮天鹏吩咐之后，逢有下书之人，连忙单摆他速过江心，船漏一抽，翻入江心。嘉兴县见去人久不回来，又差人接催，及到江边，仍然照前一样。嘉兴离扬州虽无多远，其信不能过江，也不必多言。

再说鲍自安两只大船，又到嘉兴。因前日湾船北门，今日在西门湾下。临晚，鲍自安将夜行衣服换上，应用之物俱揣入怀中，亦不过火闷子并鸡鸣夺魂香、解药等类，两口顺刀插入腿中。那二十位英雄，亦各自装扮停当。起更之后，鲍自安告辞任、骆二人，带领众人趁此城门未闭，欲进府前来捉王伦、贺氏。不知好歹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二回

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

话说鲍自安告别众人，趁城门未关，就便而入。进城之后，鲍自安吩咐众人：“我们不可一同而行，恐怕人看出破绽，总约在普修庵后边楼上聚齐。”大家分散而行。鲍自安走至普修庵门口，见山门未闭，尚自开着，随步进去。只见庙内甚是冷清，绝无一人，直至后厨房中，方见两个小和尚同个道人在里面吃晚饭。一见鲍自安进来，见他穿扎怪异，连忙向前问道：“台驾是那里来的，到此何干？”鲍自安道：“金陵建康来的，素常与此庙住持相认，特来一望。”那道人云：“老和尚昨日因件官司，受了夹棍，现在禁中。”鲍自安道：“我特来望他，不料不能相会。”怀中取出三两一锭银子，递与小和尚道：“你且收起。明日买些酒奉送与你师父食用，也是与我相交一场。”小和尚同道人相谢，



海外藏书大系



斟了一杯便茶送与鲍自安。鲍自安接茶在手，问道：“老师父因何官司，受此酷刑？”道人回道：“老爷你不知……”遂将前事说了一遍。鲍自安道：“其余人犯，现在何处？”道人云：“修氏交官媒管押在他家，老梅交梅滔办领在家，私娃用竹桶盛住寄了库。就是我家老和尚入禁在监，待扬州府拿到哄堂人犯，一齐再审。”鲍自安问得明明白白，遂辞了小和尚、道人，迈步出门。小和尚相送，一拱而别。

鲍自安转过后边僻静之地，将脚一纵，上了小房了；复身又一纵，上了厢楼。一看那二十位英雄，早已都在楼上，见老爷进来，俱各起身。鲍自安道：“天气尚早，我们且在此歇息片时，再做事方妥。”大家俱在楼上坐下。坐了一会，听得更交二鼓三点，外边人声稍定。鲍自安道：“你们莫要全去，只着五六人随我下去，捉一个提上一个，都放在楼上。等人犯齐全，我自的道理。”众人领命，随下五六个人，俱在房上等候。

鲍自安到了梅家天井之中，听了一听，那妇人在房中啼哭，知是修氏。闻听那间房内两个妇人说道：“天已二鼓，老娘娘，你睡罢。我们也不知造了甚么罪，白日里一守一天，夜晚间还不叫人睡觉哩。”鲍自安道：“此必是官媒了。”取出香来点着，自窗眼透进，耳边听得两个喷嚏，则无怨恨之声。还听这边房内呱

呱哭泣，又从这边窗眼透进香去，连听得两个喷嚏，无哭声了。拔出顺刀，将门拨开，火闷一照，见桌上银灯现成，用火点着一看，床上睡着两个妇人，本待要伤他性命，也不怪他，也是奉官差遣，由他罢。于是走至这边房内一看，见一妇人怀中抱着一个孩子，床杆上挂着一条青布裙子并几件衣服；揭起被一看，那妇人竟是连小衣而睡。看那修氏自梅滔想奸之后，皆是连小衣而卧。鲍自安将床杆上所挂衣裙尽皆取下，连被褥一并卷起，挟至小房边。房上之人看见老爷回来，将绳兜放下。鲍自安将修氏母子放入兜中，上边人提在房上，楼上人又提上楼。打开被褥，代他母子穿衣。凡强盗之家，规矩甚严，那怕就是月宫仙子，也不敢妄生邪念。不讲床上穿衣服。

且说鲍自安又往后边走，到得后院，又听一人说道：“再待扬州拿了骆宏勋，到日少不得还审二堂。似此败坏门风之妇，留他做甚？将他改嫁，倒得这分家私，又是我执管了。待他临出门之时，只叫他穿去随身衣服，其余者尽是我的，给你穿用，也省得再做。”又一妇人道：“二娘待我甚好。只因你这个冤家，生生将他弄出梅门，我心中有些不忍。”鲍自安听得明白，此是梅滔与老梅了。随即取出香来，亦从窗眼透进，连听两个喷嚏，则无声息。将门拨开，走进床边，火闷一

照，两人一头同睡。鲍自安以将他衣服取下，连被一并卷起，又挟至前边小房间，仍用绳兜提上楼去。鲍自安随上来，也着人代他穿了衣服，捆做四捆，同听差先至船上。鲍自安带了十人，直奔嘉兴县来。到了库房，将瓦揭去五路，开了一个大大的天窗。鲍自安坐在绳兜之中，着人系下，将火闷一照，见东北墙角倚靠一个竹桶，料必是私娃子。用手拿过，走至绳兜边，仍坐其中，将绳一扯，上边人即知事已做妥，连忙几提，提将上来，仍回普修庵歇息。歇息片时，鲍自安道：“你们将此竹桶先带回去。我独进府衙捉拿奸夫淫妇，得手我自将二人捉上船去；倘若惊动人时，我亦有法脱身，你们莫要进来催我，人多反不干净。”众人领命，拿了竹桶俱回船不提。

且说鲍自安独走到府衙房上，走过大堂，到了宅门，看了看天井之中，灯火辉煌。仔细望下一看，见两廊下有十余张方桌，桌上人多少不一，细看有四五十人在那里：斗牌的、下棋的、饮酒的、闲谈的，厅柱上挂着弓箭，墙壁上倚着枪棒。鲍自安坐在房上想道：“难道王伦晓得我来，特令这些人在此防备？倘有一些惊觉，这些人大惊小怪的，虽不怎样，又不能捉拿奸淫了。须将这些人先打发了才好。”遂将怀中带来之香尽皆取出，约略有二三十枝，两头点着，坐在上风头熏

他。迷的虽不能尽皆上香，熏倒几个人少几个人。算计已定，取出火闷来，暗暗点着香头。又恐火闷子火大被人看见，想又收起，用那点着之香暗来，那未着者用口底上吹去。

看官，你说那些人因何至此？自骆宏勋哄堂之后，嘉兴县禀过王伦，王伦回内府与贺氏商议道：“今骆宏勋同一班恶人至此，皆因你我而来。不意昨夜竟做此事，未及下手，以后不可不防。”遂即吩咐三班衙役，每晚要三十人轮流守夜，又向嘉兴县每晚要二十个人，共是五十个。王伦亦不难为他们，每晚一人赏大钱一百，酒肉各一斤，叫爱赌者赌，好酒者吃酒，只是不许睡觉打盹。再说饭酒桌上，一人起身小便，走至墙脚之下才解裤子，猛听得房子上有人吹气，定睛抬头一看，黑影影有一人在那里吹火。这人也不声张，回至廊下，拿了一枝鸟枪，将药放妥，火引藏在背后，仍至小便之所，枪头对准房上之人，将火引拿过，闷药一点，一声响亮。廊上之人俱立起身来相问。拿枪之人说道：“方才一人在房上吹火，被我一枪，不见动静，快拿火来看一看！”

却说鲍自安正在房上吹火，不料下边有人看见，只见火光一亮，鲍自安在江湖上是经过大敌的，就怕鸟枪，将身一伏，睡在房子上，那枪子在身上飞过。



鲍自安吓得浑身是汗，自说道：“幸喜躲得快，不然竟有性命之忧。”又听得众人要执灯火来瞧，自己还怕下边有鸟枪，不敢起身。遂暗暗抬头一看，见众人各执兵器，在天井之中慌乱，又见一人扛了一把楼梯，正要上房子来看。鲍自安用手揭了十数片瓦，那人正要上梯子之中，用手打去，“咕咚”一声，翻身落地。那个还敢上来，齐声吆喝道：“好大胆强盗，还敢在房上揭瓦打人哩！”不多一时，府衙前后人家尽皆起来，听说府衙上有贼，各执器械前来救护，越聚越多。鲍自安因约略有五更天气，还不早些出城，等待何时？又揭了一二十片瓦在手，大喝一声：“照打！”撒将下去，又打倒四五个人。鲍自安自在房子上奔西门而去。看看东方发白，满城之人，家家起来观看。鲍自安走到这边房上，这家吆喝道：“强盗在这里了！”行到了那里，那里喊叫道：“强盗在这里了！”白日里比不得夜间，容易躲藏，在房子上走多远，人即看见。那鲍自安想了想，到不如在地下行走，还有墙垣遮蔽，将腿中两把顺刀拔出在手，跳下来从街跨走。

正行之间，守城官领兵在后追来。鲍自安无奈，见街旁有一小巷，遂躲入巷内。那兵役人等截住巷口，鲍自安往巷内行了半箭之地，竟是一条死巷。前无出路，两傍墙垣又高，又不能窜跳得上，心中焦躁，